

WALKING TO THE HIMALAYAS

韩书力 著

BY HAN SHULI

走进喜马拉雅

Walking to The Himalayas

藏传佛教艺术新观

TIBETAN BUDDHISM NEW VIEW

藏域民俗掠影

TIBETAN SCENES AND CUSTOMS

边地人轶事

CELEBRATIES AND THEIR ANECDOTES IN TIBET

风格历程

EXPERIENCE A UNIQUE STYLE

福建美术出版社

FUJIAN FINE ART PUBLISHING HOUSE



韩书力 著

BY HAN SHULI

走进喜马拉雅

Walking To The Himalayas

FUJIAN FINE ART PUBLISHING HOUSE

福建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走进喜马拉雅 / 韩书力 著. —福州：福建美术出版社，2002.6
ISBN 7-5393-1132-0

I . 走... II . 韩... III . 西藏—概况 IV . K9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2) 第035220号

走进喜马拉雅

韩书力 著

福建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建四方通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制版
福建彩色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89×1194mm 1/16 7印张

2002年6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ISBN7-5393-1132-0 / J.1109

定价：63.00元



HAN SHULI DRAWS A BLACK PAINTING IN

韩书力2002年春节起笔作画
姜振庆摄

简历

- 1948 Born in Beijing
1965 Graduated from the Attached School of the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
1973 Went to Tibet engaged in artistic creation
1980 Entered the Postgraduate Class of CAFA
1983—Present Worked in Tibet Artists Association

AWARDS RECEIVED

- 1984 'Bangjin Meiduo' gold prize at the 6th National Art Exhibition (Beijing China)
Special Honour Prize at the 1st International Picture-story book Art Festival (Switzerland)
1992 'Buddha's Mark' gold prize at the 1st International wash-and-ink Art Exhibition (Toronto,Canada)

EXHIBITION

Several solo and group shows in Paris, Tokyo, Toronto, Macao, Taiwan, Fuzhou, Malaysia, Germany, Belgium, Netherlands, Luxembourg, Chile, Argentina, Brazil from 1987 to 2001

BOOKS PUBLISHED

- 1991 Tibetan Arts collected works Sculpture Volume, Shanghai People's Press(Shanghai, China)

- 1992 Painting Collection of Han Shuli,Taiwan ShuxinPress(Tai wan,China)
1995 Complete Book of Tibetan Art,Taiwan Artist Press(Tai bei,China)
1997 Collected Works of Han Shuli,Taiwan Artist Press(Taipei,China)
1998 Strong colors painting on cavans by Han Shuli,Sichuan Fine Arts Press (Chengdu, China)
100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ers ---Han Shuli works,Liaoning Fine Arts Press(Shen yang,China)
2002 Tibetan Mane stones inscriptions,Chongqing Press(Chongqing,China)

TITLES

- Member of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Senator of Chinese Artists Association
Vice Chairman of Tibet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Chairman of Tibet Artists Association
Honorary professor of Tibet University and Tibet Nationality University,State -1 artist

序
E

四季无夏的西藏，十月便已是初冬了。二十九年前的十月，我初次进藏，记得空姐刚打开舱门，大片大片的雪花便随着冷风呼呼地钻进机舱，给原本就大惊小诧的旅客们送上意想不到的见面礼。“胡天八月即飞雪”，还未及背出下一句，我便顺着扶梯足踏净土头顶梵天，真真确确地置身于雪域高原了。当时并未想到从此便与西藏结下不解之缘分。

二十九年前的西藏，正是处在十年动乱后期，在文化上，政治上真不堪回首，远非今日可比。但毕竟是尾大不掉的边地，这里的绝大多数藏族同胞并不在乎今夕何年，他们世代连绵地按自然经济的规律劳作起居。口号与标语到底填不饱肚子，活着还得靠糌粑与酥油。需要提及的是那时西藏各地的宗教氛围是很淡的。惟此，才让我们看到了几近没有神秘幔帐遮掩下的西藏。粗犷、纯朴、诡异而和谐，构成了高原自然景观与藏民族精神的基本色调。

斗转星移，倏忽便至世纪之交，这个对西藏最初的印象，却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

我是学画的，虽为小技，手脚也须勤快。所以找机会与借口下农牧区写生拍照是多年坚持的“日课”。久而久之便发现西藏宗教与民间艺术的发掘与研究尚有相当空白，虽自知并不胜任，但责任感与好奇心还是驱使我不知深浅地去染指。这样，在漫漫圣山神湖之间，我走的路越来越多，接触的人越来越多，经历的事越来越多，随之疑问与思索也不断生出了。所幸的是，能为我解疑释惑的藏胞随处可见，士农工商，僧俗各界都是我的格拉(老师)。这其中尤以受雪康·土登尼玛先生和波米·强巴洛珠大师的提命与点拨而获益良多。在这些学者们充溢睿智与禅机的开示下，我才发觉自己原是多么的无知与粗俗。

做为凡夫俗子，我接触最多的还是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与寻常事，所以，我愿普遍了解藏胞们的秉性、习俗；我也理解并且关注他们的喜怒哀乐。我以为世间的人，无论在思维或行为上，总归是大同小异的方面多，大异小同的方面少，不然，何以解释足不出村落的边寨农人那微言大义的谈吐，竟会与哲人字斟句酌的雄辩异曲同工？

西藏本土具有创作或创新意识的画家不多，他们大抵都有走出山门到内地或海外学习进修的经历。一段时间他们的作品被指斥为异端。而另一面，诸如宫廷画师、寺院画僧和民间画匠所组成的人数众多的队伍，他们师徒相授、父带子传，多少年来陈陈相因，画佛侍佛，不越雷池半步。这些画家们对传统、现代、名利、信仰的态度不同，判断的角度也多异其趣，而又各有各的道理。先后进藏从艺谋生的如我似的汉族和其他民族人士，各自的文化背景、素养旨趣与生活经历千差万别，因而了解这些边缘人在边地的生活与创作，并进而得知他们的价值观，也是很有意义的事。

我们知道，西藏，包括青海、甘肃、四川的藏区生活景观，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就已进入了张大千、吴作人等前辈大师的视野与笔端，并经过他们各自的汉藏及中西文化意义上的化合提纯，最终成就了各自独特鲜明的艺术正果。那么，半个世纪后有幸走近大师，因而能或深或浅地探知他那不泯的西藏情结，恐怕受益的绝不仅仅是几个当事的边缘人。

二十九年来，笔者在西藏这片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高天厚土上“走南闯北找东西”。偶有心得，日间便速写拍照，夜晚则借月光或烛光草草记下几笔，反正言犹未尽处自己心知肚明罢了。不曾想，久而久之，竟也先后凑成了几本书（包括画集）的厚度，当然其真正的价值成色能有几何，只有敛颜静待读者诸君的指教了。

佛努力

2002年初于藏域水流西舍



PREFACE
BIOGRAPHY

TIBETAN BUDDHISM NEW VIEW

- 3 Form ties of friendship to two generations of Buddhist master for arts1,2
5 Form ties of friendship to two generations of Buddhist master for arts3
7 What is Buddha's-hand
8 Clasp Buddha's feet in trouble
9 Buddha's warrior attendant(Jin gang) in Tibetan Buddhism
11 Bodhisattva(Guan Yin) bronze statue----survivor from a disaster
12 Enshrined and covered
13 Zhanan ancient temple
14 Omnipresent Buddhist master Milarepa
15 Tile-end in Yuan Dynasty at Xialu temple of rear Tibet
16 The picture of five Buddhas and five wisdoms
17 Talking about 'Mandala'
19 The mysterious magic images
21 Circular poem pattern design in Tibetan temple
22 Lalong temple---famous for edited works of Tibetan Buddhism
23 Clay statues of Buddha
24 'DuoJi GaQiang'man and god,monks and laymen enjoying religious dance
25 Difficult to visit Buddhas at the ancient city of Guge
26 Art of Mane radoau---abum(Pile of stones with Bodhisattva Avalokitesvara's incantation inscribed or chanted on)

TIBETAN SCENES AND CUSTOMS

- 41 Trip to rear Tibetan in early winter
43 Tibetan arts of fantasy
45 Wood inscriptions stamped in Tibetan
47 Pusong---home of Subra block printing
48 Masks for religious dance
49 Rainbow colors linked in the universe
50 Green Jilong county
51 Staying overnight in Xixia Banma village
53 Poet and king of the law—The sixth Dalai Lama Canyang Jiacuo
54 Tibetan carpet, brocade, pattern
55 Gangcuo County's carpet 1
59 Gangcuo County's carpet 2

目录



前言

藏传佛教艺术新观

- 3 因艺术结两世佛缘之一,之二
5 因艺术结两世佛缘之三
7 何似佛手
8 急时抱佛脚
9 西藏佛教中的金刚
11 劫后尚存的观音铜像
12 供奉与遮止
13 扎囊古寺
14 无所不在的米拉日巴
15 后藏夏鲁寺的元代瓦当
16 五佛五智图
17 说不尽的曼陀罗
19 可望而不可解的秘符
21 可观可诵的回文诗图案
22 因著作闻名的古刹——拉龙寺

- 23 百态千姿的擦擦泥佛
24 人神僧俗共娱的“多吉嘎羌”
25 难见古格十万佛
26 西藏的玛尼石刻艺术

藏域民俗掠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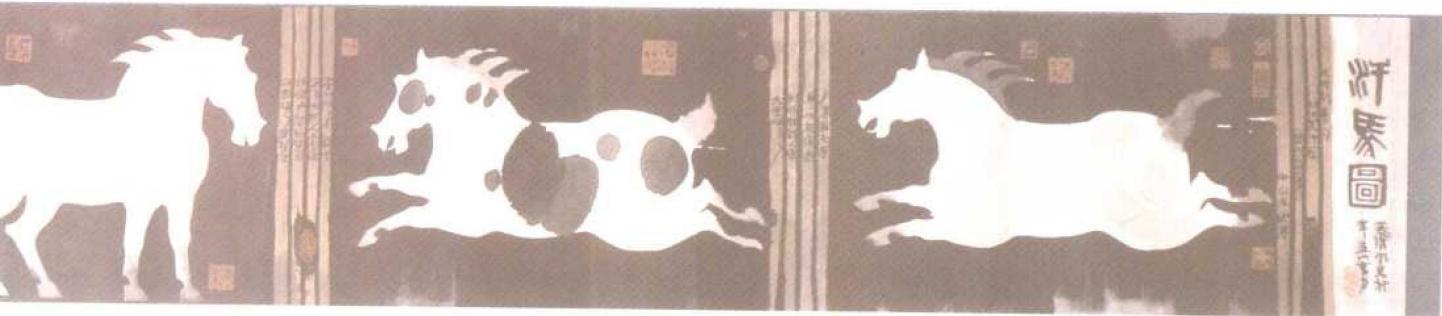
- 41 初冬后藏行
43 奇思与佳构的西藏艺术
45 西藏的封泥印模
47 雕版之乡——普松
48 精、气、神具备的藏戏面具
49 连地接天的五彩云霓
50 绿色的吉隆
51 借宿希夏邦马村

CELEBRATIES AND THEIR ANECDOTES IN TIBET

- 65 Contemporary Tibetan artists
Danba BamaZaxi Yu Youxin Zhai Yuefei
Gade CirenDuoji JimeiChilie Yu Xiaodong
Luo Lunzhang Han Shuli
- 79 Tibetan painting master Anduo Qiangba
- 81 Photographer Jiang Zhenqing and his works
- 85 Mr Wu Zuoren with Tibetan fine arts
- 88 Prominent writer Ma Lihua
- 89 Sketches of Mr Lu chang
- 91 Remote Tibet---- Epilogue

EXPERIENCE A UNIQUE STYLE

- 95 Black painting, strong colors painting on cavans and brocade
collage arts by Han ShuLi



- 53 法王诗人——仓央加措
54 藏毯、织锦、图案
55 西藏岗措卡垫文化探秘之一
59 西藏岗措卡垫文化探秘之二

边地人轶事

- 65 藏画代有才人出
66 茶话西藏与艺道
67 半俗半僧的巴玛扎西
69 翟跃飞和他的“人神之间”
70 童话情结的诉说
71 藏族油画家次仁多吉
72 计美赤烈的“藏女情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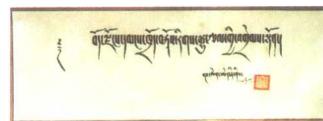
- 73 锈蚀生发的西藏缘
75 风雨高原三十七载
77 千金买锦洒墨痕
79 藏画大师安多·强巴
81 摄影家姜振庆如是说
85 吴作人先生和西藏美术
88 雪域的行者与歌者
89 不言大话 不蔻小事
91 后序——遥远的西藏

风格历程

- 95 韩氏黑画、重彩与织锦拼贴艺术
105 艺术简历



Form ties of friendship to two generations of Buddhist master for arts1



Form ties of friendship to two generations of Buddhist master for arts2



Form ties of friendship to two generations of Buddhist master for arts3



What is Buddha's-hand



Clasp Buddha's feet in trou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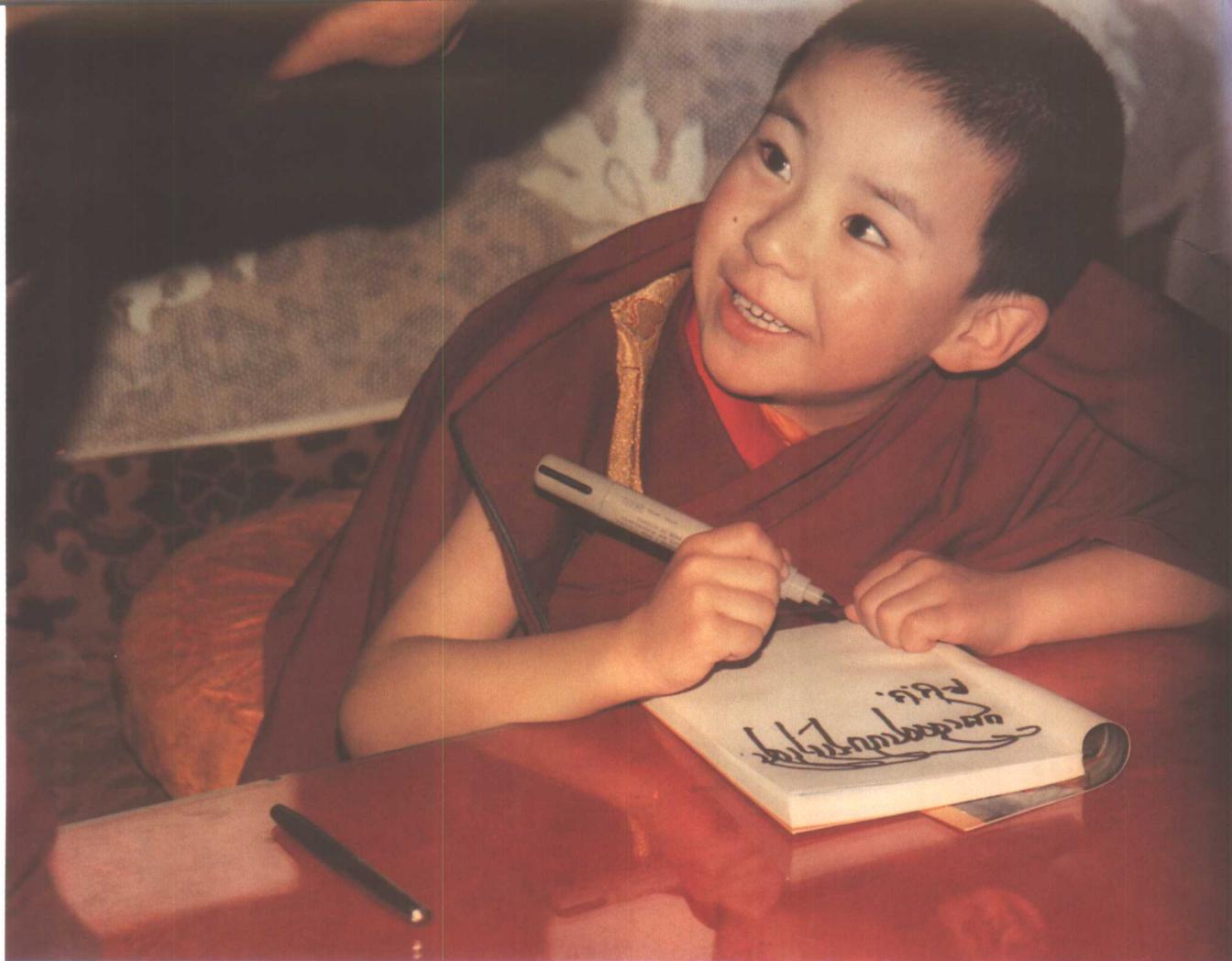
Art of Mane radoau---abum(Pile of stones with Bodhisattva Avalokitesvara's incantation inscribed or chanted on)

TIBETAN BUDDHISM NEW VIEW

TIBETAN BUDDHISM NEW VIE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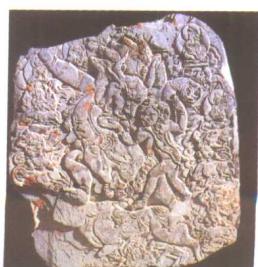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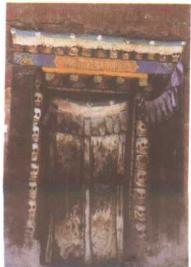
TIBETAN BUDDHISM NEW VIEW





十一世班禅为创作组赠书签名 1996

——藏传佛教艺术新观





十世班禅
为“西藏
民间雕刻
艺术展”
剪彩1985

因艺术结两世佛缘

Form ties of friendship to two generations of Buddhist master for arts1,2

藏传佛教艺术新观



In buddhism new view

法器残片



屈指算来，笔者学习艺术至今刚好是三十一个春秋，下半辈子大概也不会改弦易辙去做当大款发大财的美梦，因为我总相信人的命运终归是有定数的，至于幸与不幸，则全凭个人的“觉与识”而论了。

想当年，做为北大荒战天斗地的百万知识青年中的一员，命运之舟不是将我载回北京，而是把我搁浅于西藏这片高天厚土上，让我在一个全新的空间中去生存、去自省、去判断和选择。而实际上，我别无选择地拿起了画笔，在圣山脚下，在神湖侧畔做起了“人与自然相乘的游戏——艺术”。并因此，竟然有幸与第十世和第十一世班禅结缘，真是想也想不到的事。

1985年8月23日上午9时，我们奔波数年在全藏境内几十个县，考察拍摄的“西藏民间雕刻艺术展”即将于中国美术馆正厅开幕。得知十世班禅大师与美术界泰斗吴作人将共同为展览剪彩，我们便早早恭候于美术馆门外。8时20分，班禅坐车缓缓驶进美术馆广场，巴玛扎西等藏族画家快步迎上敬献哈达，并接受大师的摸顶赐福。我们请班禅大师到休息室用茶，他见到已经在座的任侠老先生，犹如老友相逢，格外亲切。十世班禅用瓮声瓮气的普通话说：“常老，三十年前咱们是在印度参加释迦佛祖涅槃2500周年大典时相识的，是老朋友了吧，您身体还那么好。”常老微笑答道：“班禅同志，托您的福。记得1955年在新德里参观博物馆时，我握着您的手，给您介绍古代佛教艺术，有一位当地僧人用英语对我说，班禅是佛，您怎么可以走在佛的前头指指画画呢。经他这一点，我吓得赶忙松开了手。大家都笑了。”常老接着说：“咱们还是真有缘分，我研究了一辈子佛教美术，与佛是最近的。如今又和班禅同志在此同住一条胡同，您住东总布，我住西总布，共度‘文革’劫难，也称得上是荣辱与共了。”（笔者当时住在北总布，而暗自庆幸也是离佛很近）。

这时吴作人、萧淑芳两位先生在工作人员陪同下走进来，十世班禅起立拱手相迎，连声说久违了！久违了！并请吴作人与他同坐一条沙发。又接着常老的话头，若有所思地回忆起“文革”的岁月，十世班禅说“文革”十年，他被关了八

年，经书不许读了，只能看马列和毛主席的红宝书，自己的汉文程度不够，开始许多字句不懂，全靠一本汉语字典，出狱时那本字典都给摩娑破了，不过汉语是过关了。

剪彩开幕后，我们陪同十世班禅参观，发现他对后藏、羌塘一带的民间艺术很感兴趣，或许是这些似曾相识的作品，勾起他对自己青少年时期生活的追怀。而当他面对人为毁损的艺术品时，便一句话不讲地注视良久。记得在一尊昌珠寺的被“文革”暴徒打得支离破碎的吐蕃时期菩萨雕像前，我正向吴作人请教这些作品与汉唐风格的渊源时，十世班禅眉头紧蹙，目不转睛地望着三尊倍受摧残的石雕，又用严厉的目光盯了我好一阵。当时我颇为不解，事后想想也怪自己不懂事体，不该在那种场合讨论什么艺术。

十世班禅看完全部展品后，对我们的考察研究成果给予了很高的肯定，他反覆强调说：“每个民族，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优势与局限，你们办的这个展览，就是可以让北京的各界人士了解到藏族文化、藏族文明的悠久历史和独到的特征，这是做了一件好事。”他得知笔者是北京人时又不无感慨地说：“北京很大很美，历史也很长，但有些小胡同，小角落还有阴暗面，并不美，是脏、乱、差。我要是成天写这些，画这些，你心里高兴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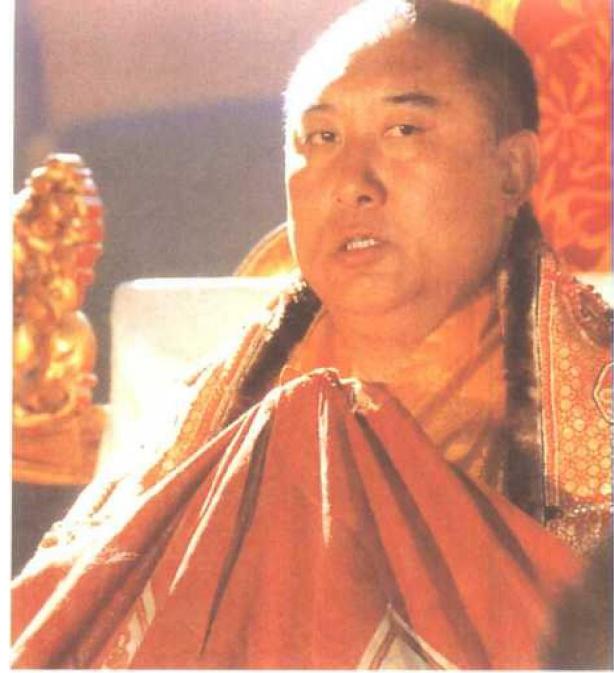
十世班禅为了表达他对展览的赞许，还特意用竹笔题写了“西藏民间雕刻艺术”八个藏文大字，字体秀美挺拔，气势贯通，经过装裱，现已成为我们的镇会之宝。

我们提出希望与他合照留念，他说在美术馆广场上照。我陪他走出展厅，他那魁伟的身影立即引来不少围观者，美协秘书长陈泽明手端相机等在前面，谁知我们展览组的人此时却被记者们缠住走不脱，让十世班禅在广场上干站了五六分钟，最后他看看腕上的表对我说，还要到八宝山为萧华主任送行，看来这次照不成，以后还有机会，拉萨见吧。

二

十世班禅所言极准，两年后的1987年2月，在拉萨大昭寺里，我又有幸见到他。

那是“文革”后首次恢复的传昭法会，班禅大师特意从北京赶回主持。我佩带着淡绿色二类



十世班禅题字
“西藏民间雕刻艺术展”
1985



十世班禅主持
拉萨传昭法会

记者牌，背着相机时而楼上，时而楼下地奔跑拍照。拉萨的冬季空气更显稀薄，加上僧俗人等密密麻麻，使本来就不太宽敞的大昭寺各殿堂显得更加拥挤不堪。

十世班禅正安坐于主殿宝座之上，用他宽厚深沉的男低音颂经文。但我的记者牌是不能进主殿采访的，不过我真是一心想瞻仰身着法衣的大师尊容，只好求助新华社的两位记者，把我挟在中间瞒天过海地钻进主殿。宝座前已围了二三十名记者，我挤来挤去也找不到好角度，只好后退到殿柱一侧，借助柱石的高度用望远镜头调，我气喘吁吁地在美能达相机的取景框里调来调去，突然发现镜头里十世班禅的头慢慢转向我，并微微点了点头，目光与表情也相对地固定了，直到我快卡连续按了五六下快门，放下相机，十世班禅又轻轻向我点了点头，分明在说，又见到了，照好了吗？

照片冲出后，我自己也不满意，更不敢象前几年那样敲开东总布胡同班府的大门交给他过目了。

一年后的1988年8月25日，“西藏当代画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我们又请十世班禅和吴作人为展览剪彩，那天早上8时10分，十世班禅第一个乘车来到美术馆，他对我们说，他把路上等红绿灯的时间都计算好了，提前来，就是想跟我们聊一聊。十世班禅在休息室坐定，就关切地问起西藏文联秘书长敏吉，今年西藏庄稼长势怎样？拉萨的酥油多少钱一斤？他听说质量好的酥油要八九块钱一斤，略显沉重地自言自语，这么贵，市民吃得起，农民就困难了。他还问及拉萨和日喀则两市的供电问题、中、小学藏语文教学问题，敏吉和次仁多吉、巴玛扎西都据实回答。后来，敏吉秘书长又用藏语向十世班禅介绍我的情况，大师高兴地向我伸出手，我赶忙上前双手捧住他那曾为成千上万信众摸顶赐福，

温暖、宽厚而又很柔软的手。

这时，楚图南、华君武、常任侠、何溶等嘉宾先后到达，大家的话题也就从西藏转移到北京，当然我们也就只有静听和献茶的份了。快到九点了，吴作人还没到，十世班禅看看表说，吴作人住西郊，一路上要等多少红绿灯，可能他早就动身了。话音未落，吴先生在夫人的陪同下扶杖进来，略品香茗即为画展剪彩。西藏展厅、青海展厅共计200幅绘画作品，十世班禅看得很仔细，还不时就画风形式问题与吴作人交谈，他对一些藏族画家的观念艺术不喜欢，他的评价是看不懂，可能有其道理。他又说，他这个人嘴和心的距离很近，心里想什么，嘴上就讲什么，希望画家不要介意。

当走到拙作（佛壁）前，十世班禅用手触摸了凸拓出的一尊尊坐佛，并纠正我的标题，是否叫《千佛》更切题；后来走到西藏画家阿旺扎巴的（班禅大师藏东行）一幅新唐卡面前，他笑了笑说，藏东南之行，收获很大，了解到不少情况，也解决了一些问题。并很郑重地对我们讲，你们搞文艺的人跑得地方宽，见多识广，要多画，多写老百姓心里想的、喜欢看的东西，社会进步了，宗教啊，文化啊，艺术啊更要紧随时代。临近中午，在人们的簇拥下，十世班禅上了他的专车，他依旧是坐在前排，隔着挡风玻璃向我们挥着手，微笑着驶出了美术馆广场，我们站在高高的台阶上，心里祈祷着班禅大师健康长寿，目送着他那辆黑色的红旗轿车，融入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的王府井大街。

1989年初，我在巴黎办个展时，在华文报上读到十世班禅1月28日在日喀则圆寂的消息。

独在异国他乡的我，没有哈达更不可能给千灯添油。只是展开十世班禅曾触摸加持过的那幅长达4米的“千佛”默默的祈祷，愿十世班禅灵童早降人间，乘愿再来。

三尊土蕃
石雕残像
昌珠寺



三

1995年11月29日，即藏历第十七绕回木猪年十月八日，是一大吉日，是日凌晨，在拉萨大昭寺内，按照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十世班禅转世灵童——西藏嘉黎县坚赞诺布经过金瓶掣签中签，从而继任为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

从此，藏域数百万信众，虑有所定，心有所归，神有所安。

又是佛缘，十一世班禅的剃度经师，竟是笔者所著

《西藏艺术·雕刻卷》的序言作者，也是我们经常趋前就教的佛学高僧——波米·强巴洛卓。

还是承吾佛之缘，1996年2月中，我与阿旺扎巴、于小冬在北京接受了巨幅历史油画《金瓶掣签》的创作委托。2月底我们回到拉萨。毕竟是当时当地人画当代事件，三人很快进入了创作状态，3月底构思构图出来，5月中素描稿、色彩稿完成。整幅作品除释迦佛外，共有126个人物形象，均为当时在场的历史见证人。仰赖有关部门的理解支持，两个月内，我们在前后藏遍访了僧俗各界人士近百位，从而为作品在保证较高文化品味的前提下，追求厚实的历史真实感奠定了基础。微感遗憾的是因十一世班禅那时正在内地研修精进，而不得瞻仰造访，好在有关部门提供了不少当时的实录照片，万事吉全。

6月4日，西藏地方政府高级官员热地、丹增两位先生电话通知我们，做好准备明天赴日喀则专访十一世班禅。真是喜从天降的消息，6月5日清晨，我们带上画稿驱车320公里，于中午赶到日喀则班禅驻锡之地——札什伦布寺。寺内住持让我们下午3时30分到德钦格桑颇章——班禅新宫晋见采访，还特别说明下午时间只安排我们创作组采访。

我们一分一秒地等，终于到了下午3时，在前导官员的陪同下，我们的车子提前5分钟驶进鸟语花香的班禅新宫，大家无心恋景，轻手轻脚地走进客厅等候。环顾这座华丽的神秘的建筑，自然



十一世班禅双手合十肖像

地联想到六年前十世班禅大师正是圆寂于此。而今天，走廊里的儿童和桌上摆放的各类电动玩具，则明确昭示德钦格桑颇章已迎来了新一代主人——十一世班禅。

4时整，札什伦布寺民管会名誉主任生钦活佛引领我们拾级登上二楼会见大厅，这时只见刚受完沙弥戒，眉清目秀的十一世班禅端坐于黄缎椅上，等候我们呢！

我们向十一世班禅敬献了阿细哈达后便在黄色地毯上展开《金瓶掣签》的素描稿和色

彩稿，请他审阅，札寺的三位高僧和十一世班禅之父陪同观看。生钦活佛要我简要汇报创作意图和表现手法，我略微整理了一下思路，因为我必须选择六岁的班禅和六十岁的活佛都能听懂的语言来表述，在我讲述的过程中，十一世班禅的目光好奇地扫描着画稿上的人物，显然 he 已被画面带回去年11月29日那个庄严的时空里去了。

我们徵询十一世班禅对画稿的意见，他和几位高僧交换了一下眼神后便肯定地点了点头，算是钦准了。

应我们的请求，十一世班禅走下座椅，对着镜头做双手合十状，我刚拍了两张，他就走回座椅，我只是怕技术不好照不理想，但人家是佛爷不是模特儿。我们又大胆地请十一世班禅在色彩稿上端签上法号，他很痛快地拿起钢笔，挨在画面上书写，后经生钦活佛提示，才改于上端空白处书写了“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1996年6月6日”。好，连着三个6字，看来我们可借佛光顺利完成创作了。由于钢笔不畅，这几个字，他整整写了12分钟，签毕，我忙取出身上的进口速写笔呈予十一世班禅，他一用，笔划又粗又流畅，很喜欢，便又愉快地在一本记载他的书扉页上签了大名送给我们创作组。

时针已指到5时30分，采访任务圆满结束，我们依次向十一世班禅致谢告别，十一世班禅为我们一一摸顶赐福，并分别赏赐了吉祥结与长哈达。



班禅大师、吴作人
先生观看韩书力新
作《千佛图》
中国美术馆1988



韩书力向十一
世班禅汇报创
作意图

十一世班禅与
创作组合影



“金瓶掣签”
创作色彩稿，
左上端为十一
世班禅的签名



图左 藏人认为人手
若能与佛陀接触，便可获神力于己身
图右 我手何似佛手

何似佛手

What is Buddha's-hand

藏传佛教艺术新观



buddhism new vie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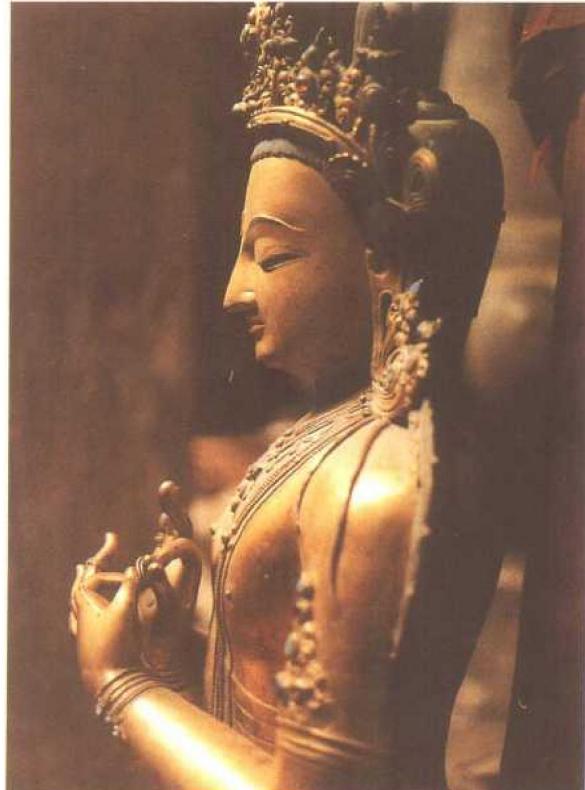
在佛教里，手印被赋予了很重要的内涵意义，被视作和神佛沟通交流的最佳方法。我们从佛教艺术形象上所常见的如降魔印、与愿印、施无畏印、说法印、禅定印、合掌印等等都是在不同的场合下各有特定涵义的。尤以合掌印，它在僧俗界的现实生活中的运用之频，简直不下于人们之间的握手。

据密宗一派的解释，右手代表佛陀，左手代表众生，故尔合掌印是众生皈依佛门并与佛紧密结为一体之象征。

其实，西藏众多的平民信众恐怕连这层涵意都不甚知晓，人们或是从长辈那里的传授，或是自身朴素信仰驱使，固执地以为身体的某个部位，尤其是手、头若能与佛陀（当然是活佛或是寺院供奉的雕塑绘画里佛之形象），有瞬间的接触，便可获若干神佛之力加于己身，从而得到福佑和提升得道的能力。我们熟知的活佛为众生摸顶赐福活动，即是此种观念的生动例证。笔者听接近班禅大师的先生所述，十世班禅大师在藏域为信众摸顶祝福，每次至少要摸三四万人，方能满足众生之愿望，一天下来这位老佛爷手腕都肿了。

如果是更大的场合，如佛法会上，活佛就只能持一端系着吉祥彩条的竹竿在密密麻麻的人头上一扫而过了，可谓幡随意到，神人之间心领神会，足矣。

若是再大的场合，如拉萨每年夏季的“哲顿节”展佛仪式，届时拉萨市、郊区僧俗各界几乎是倾城而出，十几万人早上会聚哲蚌寺，以期全程地瞻仰叩拜那尊数百平方公尺的堆绣唐卡巨佛。这时人们与神佛接触的媒介便只有依靠哈达了。当



佛陀之手

巨佛徐徐展开，只见人们将一条条圣洁的哈达系成多种吉祥结，争先恐后地抛向巨佛，其中尤以抛至佛头、佛手、佛足部位者最为满足得意。

也正是这种不甚清晰但又固执的观念使然，西藏信众到寺院敬香添灯时，往往并不注重观仰（也许是因敬畏之心而不敢）烟雾弥漫中的神佛雕刻与绘画，而是低首折腰却又近乎迷狂地用手、头乃至于身体在雕刻与壁画上用力触摸磨蹭。寺方无奈，不得不在上面涂上厚厚的清漆，但日久天长，这些以漆蒙面的壁画竟被人们那虔诚而盲目的崇拜方式打磨得如同漆画一般光亮，真让人啼笑皆非。

诚然，同样是这双手，在世俗生活中却显得那样富有生机与创造力，扶犁布谷是它，接羔育幼是它，捻线编织是它，做牛羊粪饼是它，乐善好施是它，张挂风马旗幡是它。千百年来西藏文明正是靠它才得以创造传承与扩展。所以谁又能道出它与神佛之手的区别呢？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禅宗史上著名的黄龙“三关”中那句自答自问“我手何似佛手”来。近千年间这六个字不知引发了多少哲人的迁想妙悟，如海印信禅师的“我手佛手，谁人不有，直下分明，何须狂走”；如万庵禅师的“我手何似佛手，不用思前算后，世间多少痴人，只是随人背走。”

近日整理照片，竟捡出多年前我曾拍过的两张“何似佛手”，不过那时我尚未读过黄龙“三关”，充其量也只是心有灵犀而已。

急时抱佛脚

Clasp Buddha's feet in trouble

如今，凡是到西藏观光旅游的人，大概均要取成都至拉萨的空中航线，或者是川藏、青藏两条公路，以飞机汽车代步。2000多公里的距离，一个多小时的飞行，或是在汽车上忍耐六七个昼夜便可抵达。

但你可曾知道，有多少善男信女是徒步和磕着数不胜数的等身长头。一路上饱经雨雪风霜和野兽的侵袭、爬山涉水、风餐露宿，仅仅是凭着信念与意志，一步一个脚印，实实在在地走完这2000多公里才到达圣地拉萨的。他们从起点至终点的行期最快也得六个月。

“……我向你走来，带着一路风尘；我向你走来，捧着一颗真心……”每当笔者下乡采风考察，途中遇见这些徒步去拉萨朝圣的人群，心底便油然生出无限的景仰与感佩，以及一种莫名的悲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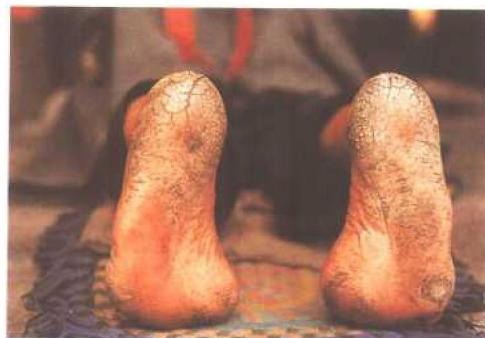
笔者1987年曾为创作《佛足》，花了十几天混迹于大昭寺前来自四面八方的朝圣者中，以观察、透视他（她）们的外貌与内心。清晨，一排排错落有致的男女老幼朝着佛祖金像五体投地叩拜时，我立刻被眼前这幅真切、巨大无以伦比的佛足图震撼不已：一双双结满厚茧与鸡眼、深镌着岁月皱纹的老人的脚；一双双充满生命活力、健硕丰腴的青年人的脚；一双双稚嫩可爱又可怜的被冻成青一块紫一块的孩子的脚，交替地组合、变幻、展现于眼前。此时此境模糊的泪眼、剧烈的心跳虽已令我无法对准焦距，但我的意识却很清晰、每一双脚的平凡又不平凡的经历，都可成为一件雕塑、一幅画或是一篇小说。这些文盲或半文盲信徒，来自广袤藏区的穷乡僻壤，他们世代笃信佛教，勤勉耕牧。稍有少许积蓄，不是盖房添衣，而是先到拉萨各大寺院添灯还愿，此乃为一生中最重要之目标，一俟达到，便能“心有所安，神有所归，虑有所定”。世代连绵，概莫能外。其实王维的“举足下足，长在道场；是心是情，同归性海。”的理论，当亦尽在其中。

在西藏各地大小寺院的穹顶上常常供奉着活佛高僧亲绘的一双脚印图案，此为佛足，是佛陀形象最简约的符号。在雪域高原的许多圣迹遗址，又能时时有幸得识当年菩萨、神祇踏留于奇石巨岩上的印记，此为仙足，每每于此，笔者自然要神驰于佛传故事里步步生莲的美好境界，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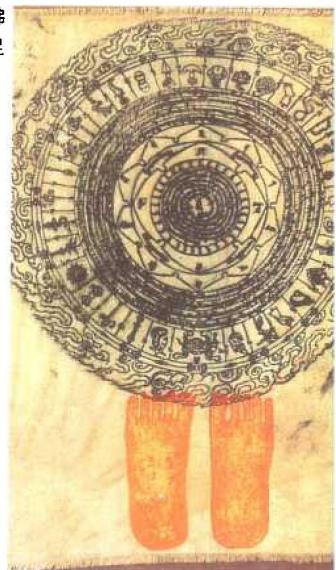


深山小寺的一只
青铜浇铸佛足

大小寺院里的佛
陀最简约的佛足
符号



一双深镌岁月斑痕的脚



朝圣者一步一脚
印拜至拉萨朝圣



时脑际中又自然而然地叠印出亲见的双双普通信众，布满尘埃但却是联结着人生起点与终点的脚。我以为，只有见过这样脚的人，才更能体会这句谚语：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转经、朝佛和净土变中的“称名念佛”是众多下层信徒的修持方式，一心一意地观想礼赞佛之形象，念念不舍地称颂佛之名号，便可凭借佛陀本愿的他力，往生福地乐土。以佛意之恢弘、佛界之高达、佛心之博大，即使对那些深陷尘缘的佛门槛外之人，也多是慈悲为怀、有求必应吧，不然怎么会有“急时抱佛脚”之说。

1984年春，笔者带队到藏东考察，在一座经过“文革”风暴彻底洗劫的深山小寺里，竟与一只完美绝伦的青铜浇铸佛足不期而遇，望着这件残损的艺术精品，人们进而联想与推测这尊硕大无朋的青铜图雕佛像的其他部位该是多么的奇伟与完美。但遍寻寺内寺外，竟不见踪影，于是我们每个人都跪抱佛脚，以求冥冥中的神明指点迷津，期望能再有奇遇，以饱眼福。

一晃十一年过去了，当时的所见所闻，多已渐渐流逝淡出，惟有那只青铜铸成的坚实而又古色古香的佛足，却时时闪现于我的心际眼帘。

藏传佛教中的金刚

Buddha's warrior attendant(Jin gang) in Tibetan Buddhism

藏传佛教艺术新观



buddhism new view

西藏，这片福田净土，千百年来始终弥漫着浓郁而神秘的宗教氛围，使每个踏访雪域胜境的人不能不深受感染于其间。

在这里稍稍留心的人都不难发现，无论寺院庙堂、村居民宅，还是荒山野岭的岩壁上，常常可以见到与清净无染的佛教南辕北辙的铜铸的、石凿的、木刻的、写实的、写意的，形形色色但却都是威猛无比的金刚（男根），巍然直挺于蓝天、山野、水泽、莽林的方向。

几经请教高僧，方知雪域净土上间屡屡出现的金刚，原与藏传佛教诸派，尤其是密宗有着密切的关联。

“金刚”为密宗术语，梵音为跋折罗，释音金刚，即金属中最精最坚之金刚石。《三藏法数》是一语破的之称：“金刚者，金中最刚。”以金刚所造之杵为金刚杵，此物原本为古代印度兵器，以后才逐渐演化为密宗法器。而金刚杵在藏宗里又为男根之表征。

我们知道，西藏密宗是古代印度教与当地原始本教的结合之物，其义理、观念、咒语、仪轨都全方位地渗透与包容了两种宗教的精华，从而也是今天的人们认知古代密教的窗口。

西藏格鲁派寺院有殿必供的该教护法神“大威德金刚”，即人们熟悉的那尊牛首、人身、金刚怒勃，足踏黄牛，牛踩一男人体的忿怒明王形象，据称它“有优恶之势，谓之大威，有护善之功，谓之大德。”但可一望而知，这类形象的渊源出处，该是印度教中性力崇拜观念的衍生与再造。

西藏原始社会进程中，母系氏族社会持续了很长的阶段。至今在许多地方舅父的影响力还是要大过叔伯父系亲属的。在原始本教意念中，人们是弱小无助的，是时时处处要受制于超自然神魔之力的摧残与佑护的，而这些无边无际的神魔又以能创造万物的女神居多，故雪域大地上有着数不尽的神女峰、神女湖；女神们又都具有善与恶、创造力与破坏力两方面的形象与性格，真是令人难以琢磨。

公元8世纪中叶，印度密教大师莲花生入藏弘法，开始了浩荡的佛本之争，佛教无往而不胜，且频频宣示本教某神祇已为宗教所慑服，并封其为密教之护法，直至佛教最终在雪域立足后，藏

地信众才终于渐渐接受这种奇妙外教的同时，也认同了这种由“降伏”转变为“崇拜”的意念。

既然万事万物均由此类女神的性力而生，故而能引起以肉欲的放逸为崇拜女神们的极致。通过繁冗的仪式和可视可食的形象来取悦神灵，犹如千百年来传诵的那样“如果一个人请神，神就给予保佑；如果一个人求福，财富就会增加；如果一个人给恶魔献祭，恶魔就会息怒。”

毫无疑问，献祭的涵意也是多方面的，包括诵经礼赞、供养仪轨乃至乎以俗人心态可挑逗与慰藉神魔肉欲的黄色语汇与形象。一些现实生活中的实例，也可印证这种观念。

西藏羌塘一年一度北上驮盐巴的壮汉们，一路上必须讲古怪的污言秽语，脸皮厚实的小伙子更以粗野的动作来大胆地讨神女们的欢娱。据当地人讲，这样便能得到她们的佑护，旅途风顺、满载而归。藏东一带的猎人们也有用黄歌黄调取悦森林魔女以求取保护的习俗。

在后藏夏鲁寺，笔者向一年轻僧人请教置于错钦殿东南隅一尊硕大的石刻金刚的作用，得到的回答是该寺东南方向的山谷中有一女妖，时常四处游荡施放妖术，殃民扰教，为避其干扰与诱惑，建寺时就置放了这尊金刚，以震慑女妖。还有人说，女妖见此物，也会产生羞耻心，远远就会逃避三舍。

显然，这种诠释尚限于显宗视欲为障的思维范畴，若是依密宗“乐空双运”的双身修持之解，则是在特殊情况下，为了渡己渡人和“救护众生”当可用女性去修法道场。更有所谓“诸佛为此证，我将伊授汝”，意为必须同“明妃”严格按宗旨和仪轨去修，不能有违“净三趣”的目的而追求世俗性欲。诚然，金刚在这里又成了“和合大定”不可缺少的一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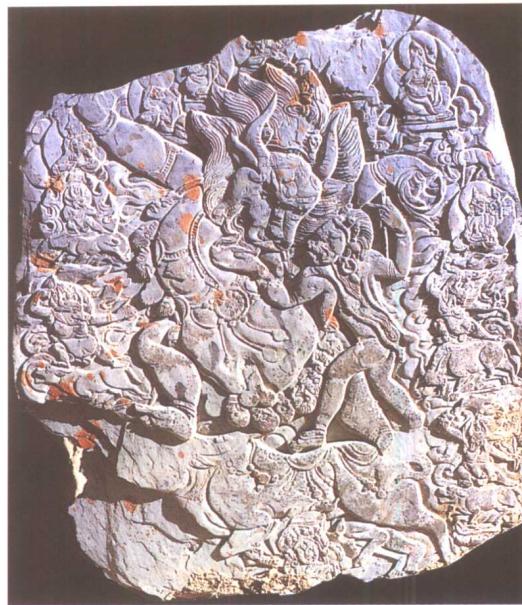
《金刚顶经》讲“奇哉白性净，随染欲自然，离欲清净故，以染而调伏。”更给性力派以神秘的“调伏”阐述。带着这层理解，人们对宁玛派的男根灌顶和格鲁派的智慧灌顶似乎会有更多的认同感了。





后藏夏鲁寺
的石刻金刚旁

年轻僧人立于
石刻金刚旁



玛尼石大
威德金刚

岩石上彩绘的
大威德金刚

